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二

□ 12
3110
12



門 12
3110
卷 12

左傳輯釋卷十六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傳無三月己巳杞

伯句卒杜注盟五同夏邾界我来奔杜注無傳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安正

劉注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界我不得被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鄉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界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界我是邾何為而說自相矛盾乎
衡案界我来奔傳不言其故則其何以來奔今不可得而知但為庶其之黨則斷非經首二十一年傳云庶其非邾也
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若是庶其之黨其位必不貴於庶其則亦非邾也
今經不言以地仲尼何以書之經也若以庶其竊地之罪并書其黨春秋所書將有不勝書者焉
劉炫引釋例而規之是也界石經宋本作界阮元謂釋文界必利反界在五支界在六脂以音理言之界字不可代界音必利反石經非
大夫慶虎及慶寅杜注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葬杞孝公杜注無傳陳殺其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

左傳輯釋卷之十六

陳杜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安衡案傳云楚人納公子黃唯此似與成十八年

國入殺二慶而楚得納之是國人好黃而惡二慶也既好黃而惡二慶則有國逆之

義故變文書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以見其得國人之心傳言楚人納公子黃者

正以釋國人之好之則雖諸侯納晉欒盈復入于晉杜以惡入入于曲沃

之亦從國逆之例書歸之義耳安衡案晉以封竟言正其以惡入之罪故先

於文當然盈帥曲沃沃之甲以書入絳晉人雖愚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杜兩

豈待敗後奔曲沃而後始知其入于曲沃哉杜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

遂杜故言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

東有己卯仲孫速卒杜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杜書

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晉人殺欒盈齊侯襲晉杜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

立少以取奔亡罪之杜禮去禮為鄰國闕杜禮諸侯絕期故安服虔云鄰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杜悼夫人晉平公姊妹平公

不徹樂非禮也杜也禮為鄰國闕杜以鄰國責之安服虔云鄰

闕樂况甥舅之國乎衡案絕期謂臣下陳侯如楚杜朝也公子黃翹二

之喪尊同則不降况敢絕之乎注謬甚慶於楚楚人召之杜楚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

殺之杜慶樂二慶之族二慶慶氏以陳叛杜因陳侯在楚而叛夏屈建

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杜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

其長杜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杜肆放故書曰惟命不予常杜周書康誥

存無義安衡案二慶譖黃陳人殺二慶而黃歸於陳是陳人惡二慶而善黃故楚雖

則亡杜納之經以國逆為文傳云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言陳不殺二慶

楚人雖欲納也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

其士杜藩車之有障蔽者安衡案晉嫁女於同姓齊納諸曲沃杜欒盈

安傳遜云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為欒盈邑案

傳說似矣然下文范氏駁魏氏以曲沃若直分掌之不得言賂焉蓋曲沃初與翼並

立其封境必廣後雖合并為一仍稱其舊境為曲沃故分屬公與諸臣歟然則此曲

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杜集也對曰不可天之所

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杜言我雖不為天所祐盈曰雖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杜孺子對曰得主而為之死

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杜謝衆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杜

之杜私相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杜成八年莊姬譖韓趙方睦

而固與范氏和親杜范宣子佐中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杜悼

大夫與之杜七輿程鄭驥於公杜鄭亦荀唯魏子及七輿

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杜

利權又執民柄杜賞罰為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

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杜夫人有王鮒使

宣子墨縗冒經杜晉自敵戰還二婦人輦以如公杜恐欒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

如固宮杜固宮宮守者范鞅逆魏舒杜用主鮒計則成列既乘

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

矣杜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杜驂乘必持遂超乘

杜諸大夫

杜二三子

杜諸大夫

杜二三子

杜諸大夫

杜二三子

杜諸大夫

杜二三子

杜諸大夫

杜二三子

杜諸大夫

杜二三子

杜諸大夫

註杜跳上獻 **右撫劍左援帶** 註杜劫 **命驅之出僕請** 註杜請所 **鞅曰**

註杜子也 **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註杜恐不與 **初斐**

註杜蓋犯罪沒為官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

註杜奴以丹書其罪 **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

註杜言不負要 **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註杜明如日 **乃出豹而閉之** 註杜閉著

註杜隱短 **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

註杜乘登 **氏之徒在臺後** 註杜之後 **欒氏乘公門** 註杜也 **宣子謂鞅曰矢及**

註杜用劍短兵接 **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 註杜敵欲致死 **欒氏退攝車從之** 註杜攝

註杜安陸祭云說文攝引持也言引車逐之衡案攝整頓也當 **遇欒樂** 註杜盈

註杜安衡案傳言而覆則隻輪乘槐根也若 **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 註杜雖死猶 **樂射之不中又注** 註杜屬

註杜矢於 **則乘槐本而覆** 註杜槐而覆 註杜是隻輪未必至覆故杜云欒槐本

或誤欒今從 **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註安衡案戟有兩枝一句而欒魴傷

宋本淳熙本 **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註杜魴欒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

註杜申驅次前軍傳 **揮召揚為右** 註杜先驅前 **申驅成秩御莒桓申鮮虞之傅摯為右**

註杜申摯申鮮虞之子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 註杜公御 **貳廣上之登**

御邢公盧蒲癸為右 註杜貳廣公 **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右**

註杜左翼 註安正義左翼曰啓右翼曰肱賈逵以為此言或當有成文也說文云肱

註杜曰啓 註安肱下也肱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

使之先行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

倅車屬焉大晨大殺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為啓者衡案啓開也開斥在旁

也豈右翼並中擊故名 **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註杜右翼 **大殿商**

具載此言莊公 **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 註杜大殿 **燭庸之越駟乘** 註杜四人共乘

廢舊臣任武力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

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

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

崔武子

杜文子陳桓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

安陸祭云史記世家須無是完曾孫此云孫蓋傳寫脫之

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

杜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

杜弑君之惡過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杜弑君之惡過

杜於背盟主

不得其死過君以義

猶自抑也况以惡乎

杜自抑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杜朝歌今屬汲郡

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杜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

安正義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虔

張武軍於熒庭

杜熒庭晉地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杜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杜救盟主 訪於申豐曰彌與紇

杜申豐季氏屬大夫

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杜公彌公鉏悼子紇也

訪於申豐曰彌與紇

杜申豐季氏屬大夫

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

安衡案豐蓋季氏宰若屬大夫亦

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救車

杜屬大夫

而行

杜其然猶

乃止

杜止不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

杜爲上

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杜酒樽既新復潔潔之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杜已獻

臧孫

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杜復潔潔之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杜已獻

臧孫

及旅而召公鉏

杜獻酬禮畢而

使與之齒

杜使從廢子

季氏以公

鉏爲馬正

杜馬正家

愠而不出

杜恐公鉏

季氏以公

諸儒遂訓愠為怒非古義也

閔子馬見之

杜闕子馬

日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為父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杜所位

安衡案門猶家也必言門

福之至無前定之家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杜言廢置在父

若能孝敬富

倍季氏可也

杜則父寵之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杜禍甚於公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

杜次舍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

往盡舍旃

杜具饗燕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

杜出季氏家

孟孫惡臧孫

杜不相善

季孫愛之

杜愛其成

孟氏之御駟豐點好

羯也

杜羯孟莊子之庶子孺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杜孫為孟

再三云羯

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

杜固自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

杜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

弗應已卯孟

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

杜戶側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

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杜季孫廢鉏立統云欲

且夫子之命也

杜遂誣

遂立羯秩奔邾臧

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杜常志相順

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

杜常志相為疾猶

安正義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鍾乳

石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曰石砭所以砭彈入癰腫也王引之云藥者

療也藥石謂療疾之石專指一物言之非分石與藥為二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惡

石又云石猶生我也三十一年傳不知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云藥療

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莊子天地篇曰有虞氏之藥瘍也荀子富

國篇曰不足以藥傷補敗藥字並與療同義藥石猶療石耳衡案砭以彈癰腫痛殆

難忍故以喻孟孫惡已若為鍾乳礬磁之類飲之不覺痛苦與惡我不相應服說

也王以藥石為療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安衡案臧武仲知以公鉏立羯

孟氏

孟氏

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杜欲為公鉏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杜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杜辟穿

於臧氏借杜借臧孫使正夫助之杜正夫安正義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為遂正

夫遂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之於臧

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衡案正夫蓋臧氏家臣主其私邑役夫者耳除於

東門甲從己而視之杜畏孟氏故從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

臧氏杜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杜魯南城初

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杜鑄國濟北蛇安惠棟云樂記曰武

堯之後于祝鄭康成云祝或為鑄高誘曰鑄讀作祝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馬宗

璉云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是鑄國已為齊邑矣宣叔娶於鑄是娶於齊

之鑄邑非國也衡案宣叔娶於鑄邑傳當舉婦家姓名不應直言娶於鑄又下文臧

賈藏為出在鑄是猶有舅家可依以為國則可以為邑則其言大況以此觀之此時

鑄國未滅蓋齊雖滅之猶存其杜姪穆姜姨母之子繼室以其姪杜女子謂兄弟穆姜之

姨子也杜姪穆姜姨母之子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杜

立為宣杜還舅臧賈藏為出在鑄杜還舅安齊召南云按十七年傳高厚圍臧

叔嗣杜還舅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杜還舅臧賈即甲

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是賈於紇為卿杜還舅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

之後亦嘗還魯矣紇奔邾時賈又在鑄耳杜還舅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

大祭焉杜大祭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杜速祖廟敢告不弔杜

不為天杜大祭紇之罪不及不祀杜言有後子以大祭納請其可杜請為

所弔恤杜言有後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禍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立杜言有後納請杜賈使為遂自為也杜為自臧孫如防杜防臧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杜言使甲從己非敢私請杜為其先苟

守先祀無廢二勳杜二勳文敢不辟邑杜據邑請後故孔乃立臧

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杜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

無辭杜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安衡案廢長立少本是一家私事乃季孫不忌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杜惡臣諸奔亡者盟

安衛案首猶辭也言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

命殺適立庶杜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

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杜謂諸公與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

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

孫統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杜干亦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杜孟椒

異釋文是也衛案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杜孟椒

經注古本作母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杜自外犯君而入齊侯

還自晉不入杜不入遂襲莒于且于杜且于傷股

而退杜齊侯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杜壽舒杞殖華還載

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杜二子齊大夫明日先遇

莒子於蒲侯氏杜蒲侯氏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杜

欲以盟要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杜華周即昏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杜

杞梁即莒人行成杜勝大國益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杜

死妻行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杜言若有罪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救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杜婦人無外事

云哀公使人弔莒尚遇諸途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莒尚不如杞梁之妻之

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惠士奇云賤者野受弔

謂之郊弔所謂君遇柩於路使人弔者齊侯弔諸其室杜傳善婦齊侯

將為藏紇田杜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杜齊侯自道

對曰多則多矣杜安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

穴於寢廟安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

註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爲穴必

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為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為難也憲士奇云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王引之云此寢廟指入之寢室言之寢室為人所居故鼠不敢穴寢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以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有攸處此寢廟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衛案穴謂穴處之周禮春官守桃查八人女桃每廟二人奚四人之職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其廟則有司備除之其桃則守桃黜聖之天子七廟周加姜嫄之廟為八廟則每廟守之者七人先王最重宗廟此七人者當朝夕灑掃巡視謁安得穴處之哉正義以下皆暗於此義日祭月祀雖本於禮禮謂其物未必日祭五廟人死則處廟故襄四年傳寢廟並言非謂生人處廟也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杜作起也杜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杜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安衛案寧與亂對安也如何本或作何如石經宋本岳本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謂能辟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順而施不怨也安衛案不順謂廢長立少不杜知謂不推見廢者之心

夏書曰念茲在茲杜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賀克杜仲孫羯帥師侵齊夏

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杜無傳齊崔杼帥師伐

莒大水杜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杜無傳安沈彤云孔氏正義

為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零八分食甚實交周○宮○三度二十二分二十秒實踞度一十七分三十二秒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虛一分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於日徑公掩太陽邊周有奇經稱食既既既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杜無傳陳鍼宜

谷出奔楚杜陳鍼子八世孫慶氏杜無傳叔孫豹如京師大饑杜無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杜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杜謂劉累也事見

在夏為御龍氏杜昭二十九年

在商為豕韋氏

註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

在周為唐杜氏

註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

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

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

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以為並時為國非滅唐封杜陸祭

氏者杜也今合而為一誤矣顧炎武云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

民于杜焉宗璉云杜以商之豕韋乃劉累之後既滅而復封無書足證唐封杜之

解本竹書紀年而誤紀年但言遷唐之民於杜亦未言封唐之後於杜也劉光伯規

之善矣衡案此傳云在商為豕韋氏則雖無他書可證劉累之後至殷復封於豕韋

可知矣杜注是也其言豕韋國於唐則失之今案陶唐氏豕韋氏皆是一國則唐杜

氏亦必一國蓋范氏之先邑於杜以其出於唐堯故號唐杜氏唐非國名也此傳及

昭元年二十九年傳皆無可疑者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杜以唐為成王所滅遂生葛藤耳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諸夏盟主范氏復為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

之佐言已世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

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廢絕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

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阮元云禮記禮器正義

引作其言立於後世疑即陸氏所謂俗本而增損之

大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

者不可謂不朽

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五專

卷之二十六

十

臧文仲正義釋宮云祊謂之門李巡曰祊廟門

安正名也孫炎曰詩云祝祭於祊謂廟門也

杜傳善穆叔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

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於公室則諸侯貳

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貳則晉國壞

何沒沒也

沒沒沈安王念孫云沒沒貪也故下句云將焉用賄

沒之言註貪也又不沒於利也注曰不貪利國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

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入賂遺

曰楚王是故昧於一求杜注昧猶貪冒二十八年傳曰不之於諸侯以逞其願漢書
句奴傳贊昧利不願叙以苟昧權利顏注並曰昧貪也重言之則曰昧昧矣昧與沒
古同聲而通用故史記趙世家昧死以聞趙策作沒死衡案沒沈也心沈於利猶身
沒水昧闇也心為利闇冒難妄行是其本義也其訓貪訓冒乃引伸之義也昧死以
聞者心有所不忍杜注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杜注德須令名德國家
默冒死罪以聞也

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
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杜注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
只君子與詩合只助語辭樂只謂其心樂易其作旨者蓋同聲假借但十一年傳昭
十三年傳及此引詩杜皆解樂美則其本作旨故傳文從石經宋本岳本作旨而存
其義於疏中焉有令德也夫者言詩稱樂只君子為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
邦家之基者以其有令德也夫下有令名也夫故此安衡案此斷章取義女謂諸侯言上

令名也夫杜注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
貳爾心武王有令名杜注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故天下相戒如此

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杜注無寧
生乎杜注我財以自生安衡案凌行也將出川泥也貪取人財使象有齒以

焚其身賄也杜注焚斃
者衡案服以焚為償假借是也象若焚死牙亦必傷於火今觀象牙安宣子說乃
未見有火傷之痕者偶有焚死者亦不得言有齒以焚其身陸說非

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誓首宣子
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杜注介因也大

寡君是以請罪焉杜注請得罪
經請焉二字刻缺不重請字脫文也而各本仍其誤宋本於作施是也施陳猶言如
兵於陳衡案上請如字下請猶問也請晉侯問得罪於陳也若不重請字文義不圓

故也杜注前年齊伐晉
不設賞杜注魯為晉報侵杜注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杜注舟師
水軍不為軍政杜注

無功而還杜注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

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杜注請會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杜注社祭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杜注藏

也族類也取其秋齊侯聞將有晉師註杜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

如楚辭且乞師註杜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註杜

介根莒邑今城陽縣東北計基城是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註杜

諸侯還救鄭註杜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蹶致楚師求御于鄭註杜

鄭人自御知鄭人卜宛射大吉註杜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

人不可與也註杜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註杜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註杜廣車已皆乘乘車註杜乘車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註杜廣車已皆乘乘車註杜乘車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註杜廣車已皆乘乘車註杜乘車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註杜廣車已皆乘乘車註杜乘車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註杜廣車已皆乘乘車註杜乘車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註杜轉衣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左傳車乘

卷之十一

十一

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杜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

之役故杜註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杜註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子師

于荒浦杜註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杜註二子楚大夫舒鳩子

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

可杜註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

民以待其卒杜註卒終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

乃還杜註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杜註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杜註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晉侯嬖程鄭使佐下

軍杜註代藥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杜註揮子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

階何由杜註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杜註然明酸蔑然明曰

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杜註階猶道也下

人而已又何問焉杜註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

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杜註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

弑其君光杜註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民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

舍之帥師入陳杜註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杜註安衛案十九年傳云之子產為卿此不書者蓋為副將

公至自會杜註無傳衛侯入于夷儀杜註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

鄭人杜註鄭人不可知矣故經不復序齊

與盟可知矣故經不復序齊

公至自會杜註無傳衛侯入于夷儀杜註夷儀

左傳卷之六

本刑地衛滅刑而為衛邑晉懲衛衍失國使衛安衛案傳云晉侯使魏舒死沒逆
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註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又云衛
獻公入于夷儀是晉納之故經書入杜不知成十八年傳歸入楚屈建帥師滅
互譌求其說而不得遂解入為自外而入之辭耳餘詳于前

舒鳩註杜傳在衛侯入夷儀安衛案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蓋在衛侯入夷
儀左屈建滅舒鳩之下左氏叙事之例為然其實衛侯入夷儀在屈建為令尹與其
滅舒鳩之間故經書滅舒鳩在下杜不曉左氏叙事之例動以赴告前後彌縫之粗

矣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註杜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註杜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安衛案傳云牛臣隱於短
言卒者蓋吳子不即死後以傷卒故傳亦云卒耳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註杜前

魯使孟孝伯註杜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註杜志在

孟公綽註杜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註杜寇害使民不

嚴註杜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註杜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

姊也註杜棠公齊棠註杜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

棠姜而美之註杜使偃取之註杜偃曰男女辨姓註杜辨

也今君出自丁註杜齊丁公崔註杜臣出自桓不可註杜齊桓公小白東郭偃

皆曰吉註杜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註杜而為中男故曰夫變

風墮妻不可娶也註杜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安陸祭云此當以風墮妻為句

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註杜困于石往不濟也註杜險為

宮也坎者離之反離見也則坎為不見又變為安衛案巽為入坎為

巽巽潛伏也皆不見之象故云不見其妻也註杜困于石往不濟也註杜險為

水水之險者安衛案繫辭及言乎變者也三在水外水外必有石又變為陽為堅

石不可以動註杜為剛是石象卦名困故云困于石陰有開通之象故曰其動

也開今塞而為陽註杜據于蒺藜所恃傷也註杜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註安

衛案蒺藜謂九二九二坎之主在永中剛堅而險是為蒺藜之象三往不濟返與二親故云據于蒺藜也既與二親恃之為內主然蒺藜有刺據以恃之必為其所傷故云所恃傷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杜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傷也杜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

崔子曰蒺也何害先夫當之矣杜寡婦曰蒺言棠杜公已當此凶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杜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

崔子因是杜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杜間晉之難杜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杜同公杜間隙

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杜且于役在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杜欲使

乙亥公問崔子杜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杜命姜侍

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杜為崔子閉公也重言杜侍人者別下賈舉

甲與公登臺而

請弗許杜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杜求還廟杜自殺也皆曰君

之臣孑疾病不能聽命杜不能親杜近於公宮杜言崔子宮近公宮杜或淫者詐稱公

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杜干振行夜言杜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

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弑之賈舉州綽邠師公孫

教封具鐸父襄伊婁埋皆死杜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杜祝佗父

祭於高唐杜高唐有齊杜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杜爵弁杜祭服杜安

申蒯侍漁者杜侍漁監取杜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

皆死杜反死君杜安衛案幣益杜皆杜偕通杜崔氏殺馮蔑于平陰杜馮蔑平陰大夫公外杜皆驥寵之人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杜聞難杜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杜臣言已與衆杜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杜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杜言安可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杜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

養猶奉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杜謂以公義死也若為

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杜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

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杜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將

庸何歸杜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安陸祭云趙子常曰將庸何歸即覆說上文君死安何傷之為庸何傷安知之為庸安知誰知之為庸詐知孰能之為庸孰能也解者多訓庸為用故義不可通衡案庸訓用王所引荀子庸安知大戴禮庸孰能之庸頗難讀故王以意訓何耳然何何連用勿論不詞何安何孰亦皆不可通門啓而入

枕尸股而哭杜枕以公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

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杜舍置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杜二子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杜宣伯魯叔孫僑如叔孫還納

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宣伯魯叔孫僑如

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杜還齊群公子納丁丑崔杼立

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杜大宮大曰所不與崔慶

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

乃歎杜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杜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

嗣書而死者二人杜嗣續也并前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

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杜傳言齊有直史崔閭丘嬰以

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杜二子莊閭丘嬰以

鮮虞推而下之杜下嬰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

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杜匿藏也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杜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杜言道狹雖

奔中狹道

遂舍枕轡而寢

杜恐失馬也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

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杜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

崔氏側莊公子

北郭

杜側瘞理之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杜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翼

杜喪車之飾

正義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翼二黼翼二畫翼二鄭玄云漢書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不蹕

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

杜蹕止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

晉侯濟自泮

杜泮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

歌之役

杜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

齊人以莊公說

杜以弒莊公

正義說晉言

正義說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讎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衡案齊人既弒莊公歸伐晉之罪於莊公以說晉故云以莊公說劉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杜宗器祭器之器

正義劉炫云哀元年蔡

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衡案男女別班以迎師任其俘執示無一人不服者也以班者示國雖滅焉不敢亂禮也

自六正

杜三軍之

五吏三十帥

杜

職皆軍卿之屬官

三軍之大

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杜百官正長群有司

安王引之云晉之五吏具在傳

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三與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五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韓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過冠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職佐之職佐之魏絳為元司馬張老為元候鐸過冠為與尉籍偃為與司馬元尉即軍尉也元候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與尉即與帥也故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帥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以晉五吏之新制也三十帥者帥帥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為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帥帥三千五百人為師帥十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師旅為官屬而非將帥詳見前師不陵正旅不通師下衡案上云六正杜云六及處守者皆有賂

守國 晉侯許之

杜晉侯受賂還不譏者

安陸祭云伐國聞喪而還語其常

許之是重私讎而輕弑君之罪非霸王之道也傳言此正釋經所以

於諸侯杜告齊杜八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

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杜衛獻公以十

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祭以求五鹿杜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

陳侯會楚子伐鄭杜在前杜當陳隧者并埋木刊杜隧徑也埋塞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杜突

也安陸祭云突觸也衝也焦循云突宜為衝突杜以穿解之象歟

其大子偃師奔墓杜欲逃杜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杜陳之

巡城杜不欲載公杜遇賈獲杜賈獲陳杜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

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杜雖急猶不欲杜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墓亦免于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杜欲服之而已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杜免喪服擁社杜安衡案

大司馬職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厭謂厭冠喪服也玄謂厭伏冠也陳

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杜纍自囚係杜子展執繫而見杜見陳

再拜誓首承飲而進獻杜承飲奉觴示杜子美入

數俘而出杜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杜安中并積德云此俘謂男女別而纍者非

晉乃陳上俘囚也與此別衡案上文云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是二

子產次入數男女別纍者於朝謂之俘杜祝社杜衡案陳侯免擁社免喪服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拔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杜以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杜趙武伐杜令薄諸侯

之幣而重其禮杜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

少弭矣杜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杜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杜

杜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杜屈建為莫敖杜

卒叛杜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杜離城舒杜吳人救之

子木遽以右師先杜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

退杜吳人居其間七日杜子彊曰久將墊

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杜墊隘慮杜安釋文墊下也衡案水潦至則水土地

進奔則亦視之杜視其形勢杜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

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

傳諸其軍杜吳還逐五子杜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

八月楚滅舒鳩杜五子既敗吳師遂前衛獻公入于夷儀杜義與甯喜

鄭子產獻捷于晉杜獻入陳之功杜安衡案上文云子美入數俘而出下

戎服將事杜戎服軍旅之杜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閔父為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杜與閔父為武王陶正杜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杜舜聖故謂杜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杜庸用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杜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杜注五父代桓公殺大子免而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蔡人殺

之

杜注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杜注奉戴猶奉事

至於莊宣皆

我之自立

杜注陳莊公宜公皆厲公子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知也

杜注播蕩流移失所宜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救邑不可億逞

杜注億度也逞盡也

安

王念孫云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誼傳曰好惡積

意傳樂盈史記作樂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書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即

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易林乾之師曰我是倉盈庾臆是億盈皆滿也衡案逞快也猶言厭足億逞欲滿而心快之也

以有往年之告

杜注謂鄭伯誓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

杜注未得伐陳命

則有我東

門之役

杜注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救邑大懼不競而

耻大姬

杜注上辱大姬之靈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杜注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

陳知其

罪授手于我

安惠棟云手古首字士喪禮云載魚左手進鬢注云古文首為手成二年經公子首公羊作手是字通之證衡案首作手者

聲之誤耳首手偕在身若二字通用陳之辭令著之文字孰能辨其為首為手哉名以辨物而反使人疑惑非聖人命名之意也授首謂誅陳知其罪當降而反授首于

我是死非降抑又何也案授手于我謂男女別累夫執兵禦敵其用在手今陳人不敢抗自累以待鄭師是其手反為鄭用矣故云陳知其罪授手于我手字不誤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

辟

杜注辟誅安正義陳大於鄭而謂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為小不言於鄭也陸序諸侯陳常在鄭上耳竊謂陳鄭大小不一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

杜注方百里

自是以衰

杜注衰差

安釋文衰初危及衡案此以殷法註言周法公五百里遞減百里至

男一同然八百諸侯歸周者不得皆增封如周法故子產今大國多數圻矣

孟子皆據殷法而言之或據此疑周禮為偽書非通論也

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

桓卿士

杜注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

晉文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杜注城濮在禧

二十八年 士莊伯不能詰註杜士莊伯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

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註杜謝晉受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註杜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註杜古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註杜成也註安釋文足將住反又如字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註杜雖得行猶不能及速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

功慎辭哉註杜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楚為掩為司馬註杜為子馮子木使庀賦

掩書土田註杜先具賦杜訓治義雖可通非古訓也數甲兵註杜閱數甲午為

掩書土田註杜陸案云或云淳鹵地宜鹽者可資國用故表異之衡案淳鹵此

民不得焚燎壞之註安陸案云鳩聚也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

欲以備田獵之處註安陸案云鳩聚也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

度究謀也大雅皇矣篇曰爰究爰度究猶度也度山林究數澤皆取相度之義鳩聚

辨京陵註杜陸案云或云淳鹵地宜鹽者可資國用故表異之衡案淳鹵此

規偃豬註杜偃豬下濕之地規註安衡案偃同擁水曰堰豬停水也偃成於人

町原防註杜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註安衡案町田區畔也廣

牧隰臯註杜隰臯水厓下濕註安正義

井衍沃註杜行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註安衡案以上十事書土

量入脩賦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籍馬註杜量九土之所入註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

賦車兵註杜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徒兵註杜甲士 甲楯之數註杜使

常數註安陸祭云傳文以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為句杜於兵率下各入注獨於言尤賦車籍馬以下言數甲兵故中間捕量入脩賦一句以承上起下文甲兵

車馬非兵器故別言之若是士卒亦當別言之不應與甲楯並言而以之數二字總之

兵本或作徒來注云步來若傳作徒來何須注解今從石經宋本岳本監本

成以授子木禮也註杜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

舟師之役註杜舟師在二 門于巢註杜攻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

輕若啓之將親門註杜啓開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

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註安衡案吳子不即死後以傷卒故經傳皆書曰卒 楚子以滅舒

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掩註杜往年楚子將伐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來子產始知然明註杜前年然明

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註杜然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

夕而行之行無越思註杜思而後行 之有昧註杜言有 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註杜求復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註杜儀也 曰烏呼詩所謂我射不說皇

恤我後者甯氏可謂不恤其後矣註杜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

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註杜思使終 思其復也註杜思其可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註杜書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註杜

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一人以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註杜奕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

定註安正義棋者所執之子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衡案舉棋謂執子將下

也註之舉棋將下之或以甲為是或以乙為是或不定其所欲下之得失言妄下之

而滅之可哀也哉註杜寧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註杜儀者別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

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此耳正義凡傳却言

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

言齊人城邾以明秦晉為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其非經故也阮

元云石經此上題云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案宋殘本此卷起闕監毛本亦在

三十六卷之末皆仍十行本之誤衡案據傳例會于夷儀之歲當直接可哀也哉但

以簡編爛脫後人起行寫之杜會經傳時欲存其舊置之二十六年首因加一傳字

義是也而仍不刪傳字則失之今且依十行本而存其義於疏中云其五月

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泣盟秦伯車如晉泣盟註杜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

而不結註杜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

于戚以叛註杜行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註杜復其位曰

曹人于澶淵註杜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賈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秋宋公殺

其世子痤註杜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

于楚註杜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註杜脩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

人子貞註杜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註杜御進也言安倅頤煇云

詩鵲巢百兩御之甫田以御田祖鄭箋皆云御迎也公羊成二年傳使跛者逐跛者

使跛者逐跛者穀梁傳逐作御何休注逐迎也衡案當如當食不歎之當御侍也當

侍猶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註杜大夫為何以黜朱於

當直

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朝註杜黜退也

撫劍從之註杜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

事幸而集註杜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註杜拂衣褻

註杜拂衣褻

安釋文御魚呂反褻本或作褻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褻掩也陸祭云拂衣者振
註拂其衣也褻裳者褻舉其裳義亦小異阮元云依說文褻握衣也此為正字褻
褻皆假借字衡案奮腕就
之故振拂其衣衣謂袖耳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註杜庶幾

幾於註杜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註杜

不務德而爭善註杜爭謂所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註杜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註杜使為已辭註杜辭不敬妣強

命之註杜敬妣獻公及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

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註杜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註杜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不獲命於敬妣註杜不得以

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濠伯玉伯

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註杜十四年孫氏欲逐獻遂行從

近關出告右宰穀註杜衛大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註杜前出

天下誰畜之註杜畜猶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註杜

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註杜淹久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

人也註杜言其為人若不已死無日矣註杜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

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註杜言子鮮為義悼子曰

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註杜二子孫文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註杜伯國孫襄也父兄皆

甯子出舍於郊註杜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

攻孫子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

杜子叔衛侯剽言安正義服虔

角不書舉重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弑君之下並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弑君并殺世子

世子亦當書不得為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衛侯人亦傳不言衛侯而稱子叔諡則於角必不正大子之名經沒而不書所以深罪衛人也傳不言衛侯而稱子叔

書角為大子示衛人不君其君以明大子之不成大子正釋經所以沒大子而不書也故又承之以書曰云云傳意甚明若以為不告衛人亦必不以弑其君告諸侯經何以獨

書之也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杜嫌受父命納書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杜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杜林父事剽

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杜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杜頷搖其頭言

安釋文頷戶感反本又作頷陸祭云頷說文作頷低頭也徐階曰點頭以應也今註左傳作頷假借也惠棟云玉篇引杜氏注亦作頷又音欽曲頭也列子云巧夫

鎮其顛而歌合律注云鎮猶搖頭也中井積德云獻公以遠迎者為厚於己通迎者為薄於己因隆殺其禮傳言之者以見其狹中無人君之度也衛案此與上文無憂色亦無寬言相應履軒是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

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杜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杜在存

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安陸祭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外內之言故忿之其曰不在寡人猶耳公詎得聞邪衛案在訓存古義也陸說非其謂公不聞文子之言則得之

怨矣杜所怨在安衛案言文子不存問

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杜出謂居

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

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杜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東鄙杜以

故父叛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杜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

百人杜殖綽齊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杜厲惡

左傳卷之六 二十五

遂從衛師敗之圍杜蒯感父言更還

雍鉏獲殖綽杜雍鉏孫注氏臣復愬于晉杜為下晉討注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

功杜入陳在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杜先路

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安注趙汾云晉命士會傳言請於王以此不言請於王則鄭伯自

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注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更易此說

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而可也豈禮也哉衛索次國

二卿命於天子則再命以上當命於天子然昭十二年傳云李悼子之卒也叔孫昭

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

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

禍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若命於王當言王命而今云君命則春

秋諸侯之卿皆命於其君矣命既出於君則車服亦其君賜之可知此雖非禮世衰

禮變聖人亦不得不從而卿之故二命以上書之經也如晉命士會欲假王命重之

以服群臣故特請於王耳不得以此概諸國先八邑杜以路及命服為邑安

之卿趙陸得其義而未言其證故特詳之先八邑杜先八邑三十二井注安

正義劉炫云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出

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衛案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

邑蓋言其極凡為卿者未必皆百邑也然大者百邑則其為卿者受邑賜子產

亦多子展為卿若只與三十二井僅半一甸恐不足以為賞劉說是也賜子產

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臣之位杜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注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

不敢及賞禮請辭邑杜賞禮以禮見安衛案賞者人君所以禮臣下故云

辭之平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杜位次當受二邑以公注賞禮言臣功本不及賞况敢受邑

其將知政矣杜知國注讓不失禮安惠棟云呂覽仲冬紀曰申侯伯如

猶為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

公也杜召公為注澶淵會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杜雩

縣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杜皇頡鄭大夫

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杜子靈王也注正於

伯州犂杜正曲注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

寡君之貴介弟也註杜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

縣尹也誰獲子註杜道上下手以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註杜王子弱也言為

安齊召南云楚既僭號稱王則其子亦必僭稱王子惟與列國會盟王子乃稱公子圍後言

王子圍註杜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

戍城麋註杜鄭大夫註杜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

之子大叔為令正註杜主作辭註安衡案取貨將以為請子產曰不獲

註杜謂大叔辭以貨註杜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註杜

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註安陸祭云謂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嫌有貪名傷國體耳

功以牟利也何以為國故子產知秦不與註安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

矣陸謂貪名亦未是不其本或作其不非註杜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

楚師其猶在救邑之城下其可註杜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

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註杜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六月公會晉

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註杜正戚之取

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註杜戚城西五十里有懿城因註安正義服

也註杜罪武會註杜向戌不書後也註杜後會註杜鄭先宋不失所也註杜如期

安衡案傳以尊公釋不書趙武以不失所釋鄭註杜於是衛侯會之註杜晉將

不得與會註杜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註杜討其弑君伐孫氏也

故不書註杜諸侯故經書在秋註杜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註杜士弱晉主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註杜欲共註杜晉侯兼享之晉侯賦

嘉樂註杜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註安正義晉侯賦此言己嘉樂二君也

樂也樂只愷悌等皆同此指齊鄭二公益小註杜國景子相齊侯註杜景子賦

蕭註杜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註杜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杜緇衣

人之危險阻不測君子則坦蕩蕩常和樂也註杜國弱賦

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子授中子之祭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

之安我先君宗桃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杜蓼蕭縮衣二詩所趣各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杜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

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

君若之何杜謂晉為林父執衛侯

之罪使叔向告二君杜言自以殺晉成三百國子賦轡之柔矣杜逸

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安正義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今其書在或云是孔子

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杜子展賦將仲子兮杜將仲子詩鄭

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杜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日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杜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

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安釋文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子罕氏也子西公孫嘉

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

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騅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

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正義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

言而知之其知不由賦詩也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氏即羽師諱是其孫

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衡索子展儉而壹是左氏之言叔向言後亡而不言所以

後亡故左氏補此句以明其意也楚之伐鄭子展獨欲守信以從晉是其用心之壹

而所以能全終也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杜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

之妾取以入杜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杜平公共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杜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杜

惡之杜合左師而心順杜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杜貌美而心很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杜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杜大子知之請

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杜夫謂大子也對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

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二十七

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杜伊辰為大子內師杜不行恐內侍廢闕

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杜詐作盟處為大杜而騁告公杜騁馳杜曰大

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杜欲

速得杜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杜有明杜問諸夫人與左師杜夫人佐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杜以其召而

使請曰月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杜聒謹也欲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辰左師見

夫人之步馬者杜習馬杜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

以玉杜以玉為錦杜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

後再拜稽首受之杜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杜安正義氏猶家也言

死佐為大子棄即正為夫人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使夫人重已故伴不知之夫人聞

之懼已不得為夫人故自稱為妾饋之錦馬也衛侯公問罪時棄猶為妾而傳亦

稱夫人者據後言之耳不杜鄭伯歸自晉杜侯歸杜使子西如晉聘辭曰

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杜言自懼失敬於杜使夏謝不敏杜夏

西君子曰善事大國杜將求於人必先下之杜初楚伍參與蔡大子子

朝友其子伍舉與擊子相善也杜擊子晉祖父椒舉也杜伍舉娶王

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杜獲罪杜楚人曰伍舉實送之杜臧琳云下

子牟得罪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杜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椒

舉為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

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為伍舉遣之行將罪及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

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衛侯伍舉實送之者楚人之言乃

其實也楚君與大夫則聞其言而致之曰實遣之下文聲子云云及國語皆舉文

致之言而駁之故曰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曰康王以椒舉為遣之曰執政弗是

是正也非是其實也皆實不然而為然之辭送遣二字前後相照伍舉本無罪

而君大夫文致之過躍然而出矣子木安得不復之哉若改送為遣伍舉有罪出奔

固其所也何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越味臧說大謬

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杜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杜明年在聲子通使於晉

杜為國通平事還

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

杜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

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

杜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無族姻乎

杜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

從之

杜從之七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杜逸書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蓋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

安陸榮云鄭箋天命之於下國以為天子是也

此湯所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杜樂行賞而憚用刑

恤民不倦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杜順天時

安衡案此亦述先賞後刑之意故以是云云承之

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厭足所謂加膳也

安衡案王者日一

不舉不舉則徹樂

杜不舉盛膳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

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

能也

杜瘡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杜殿後

安衡案傳諸言御戎者皆謂為公戎車

殿後也晉人以為謀主故寘之公戎車之後以參機密成十六年傳曰苗賁繞角

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註杜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

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註杜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註杜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註杜不是其曲直安衡案是正也楚語子

車得罪而亡執政弗是亦謂不正其實否不善註杜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郟註杜

郟晉註安釋文郟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之谷註杜

歸一人簡兵蒐乘註杜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註杜次舍也焚明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註杜欲使楚安衡案行歸者然後逸楚囚者持

也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註杜在元楚失東夷

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註杜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子反

與子靈爭夏姬註杜子靈而雍害其事註杜子反亦雍害巫臣子靈

奔晉晉人與之邢註杜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

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

巢取駕克棘入州來註杜駕棘皆楚邑誰國楚罷於奔命至今為

患則子靈之為也註杜事見成若敖之亂伯貴之子貴皇奔晉晉

人與之苗註杜若敖亂在宣以為謀主鄢陵之役註杜在成十楚晨壓

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註杜塞井夷竈欒范易

行以誘之註杜欒書時將中軍范欒左之易行謂簡易安正義賈逵鄭眾皆讀

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

率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陸榮云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

必散之章注云鄭司農以為易行者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此說於義為勝衛成十六年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則二人未嘗分中軍別將之賈說非也二人既夾公行不宜簡易兵備令楚貪己以危其君杜注亦非十六年傳又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則此傳言欒范易行者謂分中軍之良以與中行二郤使之擊楚左右師故下文承之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誘之云者楚人輕晉上軍新軍今陰分中軍之良與之不使楚人知之楚人輕進與之戰是誘之也此傳欒范易行即國語易中下此傳以誘之即國語楚必散之皆謂十六年傳分良以擊其左右但此傳據中軍而言之故云欒范易行國語據中軍及上軍新軍而言之故云易中下也鄭說洵是時晉下軍不易行而國語言易中下者於文不當言易中與上軍新軍均為中軍之下故言下以總上軍新軍耳韋昭以中下為中軍之上下亦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族必大敗之杜四萃四面安正義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杜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

吾乃四萃於其王杜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

王夷師燔杜夷傷也兵楚之

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杜言楚亦不

人將與之縣以此叔向杜以舉才能

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杜十六年晉

逆之杜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杜十六年晉

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杜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杜和在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杜昧猶

使還而歸乃易成也杜遲快

夫小人之性讒於勇奮於禍以

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衛案楚語上文云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中謂中軍是中軍先合其上下新三軍敗楚左右軍然後萃於王卒故云三萃韋注是也此傳上文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不言中軍先合故云四萃立文有宜非有誤也四萃謂四軍集攻杜見與國語不合謂四面集攻之未達內外傳立文之意也王引之謂古者四字積畫國語誤損一畫亦非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左傳卷之十六

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杜言動也書貪也言鄭之欲與楚

戰者皆蠻夷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

其城杜南里涉於樂氏

杜樂氏津名

門于師之梁

杜鄭城

縣門發

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杜於汜城南下涉汝水南歸

安釋文汜音凡正義杜檢汜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是

於汜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

而後葬許

靈公

杜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杜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杜傳言晉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

請事

杜問何事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杜起

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

舊

杜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郊之歲

杜在二十四年

安衛案二十五年既有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之文故此舉傳文直言齊人城郊之歲耳

東郡廩丘

襲衛羊角取之

杜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遂襲我高魚

杜高魚城在

廩丘縣

有大雨自其竇入

杜雨故水竇開

介于其庫

杜入高魚庫以

登其城克而取之

杜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安衛案烏餘齊大夫盜廩丘以奔

於法當書盜然高魚小邑晉旋討焉餘而歸之非優賤所加故不書耳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來

杜宣

范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率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

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

類也

杜言於此類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

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杜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魚鄭良霄許人曹人

于宋

杜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秋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魚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杜甯喜弒剽立行術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

杜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安衛案衛殺甯喜在叔孫如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杜夏會之大夫也豹不依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安齊召南云豹不書族自是蒙上文會盟祇同一地也左氏以為違命穀梁以註為恭褒貶不同要皆過當當衛案正義引釋例而論之其說極是說又詳於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杜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朔日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

失閏故知經誤

安衛案亥本註或作卯非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

杜諸喪邑諸齊魯宋也周密也

安衛案烏餘襲衛羊角取之則衛亦喪邑而此及下注皆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

杜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亦不言衛而皆未說所使烏餘具車以不言衛蓋杜注脫衛字劉則據誤本杜注為說故皆不言衛耳

徒以受封

杜烏餘以地來

烏餘以其衆出

杜出受封也

使諸侯偽效

烏餘之封者

杜效效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

杜皆獲其徒衆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杜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安正義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惠棟云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杜此事故皆睦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杜耳不重是也惠棟云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杜烏餘之封者是時三國皆在故下云皆取其邑而歸為絕句重言諸侯衍文也衛案歸字句不重言諸侯是也然諸侯亦謂天下諸侯言

杜晉以信義撫恤四國諸侯義之是以皆睦於晉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

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杜季慶封字

叔孫曰豹聞之服

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

不知也

杜相鼠詩鄙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聞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杜免餘衛大夫

公曰微甯氏不及此

杜及此交

吾與之言矣

杜甯氏

事未可知

杜恐伐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

杜及此交

吾與之言矣

杜甯氏

事未可知

止也杜祗適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杜二公孫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杜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

死余矣杜

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

尸諸朝杜

穀不書非卿也安衛案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杜行會

為明年石惡奔傳

子鮮曰逐我者出杜謂孫納我者死杜謂甯賞罰無章

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杜難以且縛實使之

使者而盟於河杜誓不託於木門杜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杜怨

也深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愬乎杜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

安衛案縛所以出以其君無道也今仕而廢其事入以

轉為不肖舊君之惡不顯於去國之道得矣然於新君為罪若治其事人以縛為材

材焉而出其國人必非其君是明其所以出也為入臣者去國不言無罪今使人非

孰愬以免其罪乎故不可仕也杜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杜自誓不安正義終身不仕杜叙事辭也杜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杜稅即

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安正義服虔云哀麻已除

是為稅服稅服之輕者衛案服說是也總諸侯大夫為天子之服衛侯為其兼尊卑

顛倒必不然稅服見於戴記然亦不詳言其禮蓋唯哀麻在身餘如平日傳又曰如

其餘則否故可以終身也杜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

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杜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安正義司馬法

華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惠棟云熊安生禮安正義司馬法

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杜臣弗敢聞且甯氏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安贊佐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杜文子大杜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

衡案通前九十邑未盈百故受半杜贊佐

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杜贊佐

左傳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三十五

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杜注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杜注蠹害物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杜注弭言雖知兵不得久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宵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也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之安釋文沈云舉謂記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成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左傳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三十一

石惡至杜注須無陳文子

丙辰邾悼公至杜注小國故君自來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杜注就於陳成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戊辰滕成公至杜注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杜注使諸侯從晉君自來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

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杜注不能服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救邑寡

君敢不固請於齊杜注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

謁諸王杜注駟傳也謁告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杜注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杜注從陳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杜注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安衡案子皙名黑肱字當從白作皙石經以

左傳卷之十六

下並作替，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蔡公孫歸生至。註杜二國大夫與非今訂正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註杜示不晉楚各處其

偏。註杜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註杜氛氣也，言

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註杜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

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註杜甲在衣中，欲伯州犁曰：合

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

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註杜大宰伯告人曰：令

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

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註杜志言信二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註杜為

死。年子木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

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註杜單盡也，斃於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

捷矣。食言者不病。註杜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註杜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註杜濟成必莫之

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註杜為楚所病，則則夫能致死

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註杜宋為地主，致死助

與受其禍，必能致死，助我也。顧炎武云：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

病也。夫猶言入人也。言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嚴杰云：守字句絕，索夫

猶彼也。謂宋也。衡案：若合諸侯之卿，至安能害我論，楚不能病晉，且以下論楚負信

病，晉言楚若能病晉，吾因宋以守病，亦不能害我也。杜注病字上屬為句，是也。夫字

訓彼，訓人，人皆通，但下句云：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

而稱兵以害我。註杜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註杜晉獨取信，季武子

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註杜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

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教之。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杜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之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

違命也杜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安正義賈逵云

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沈

彤云豹以違命去族此左氏之曲說也賈逵服虔稱豹執義尊國自是正論孔疏謂

杜善解左氏可也即謂賈服皆背左氏亦可也若謂賈服異孔子之經豈其然乎案

劉敞曰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

稷者猶曰專之今令出季氏而謂不可違非也此論甚明衡案左氏詳記叔孫之言

後儒據其文猶能知叔孫尊魯國况左氏而不知其為義舉哉而言以違命貶之者

以春秋去族之意實在斯也蓋當時魯國之患不在其國不尊而在臣不奉君命季

孫視邾滕之言本為失策然假公命而行之則亦魯公之命也叔孫賢者魯人服之

今明知其非而奉承不敢違使魯人知君命不可違則公室可張而季氏可抑矣故

上文特標之曰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其意甚明且視邾滕洵卑其國矣然其害

不及民魯國君臣以其間脩政施仁欲長視邾滕豈可得哉故在當時順命重於尊

國叔孫不達此義違命申其義不免助季氏以弱公室故聖人去族以貶之而立明

以違命釋之也後儒所論乃人臣常法君能制臣則出境之大夫行之

可也魯國則否其不知時務正與叔孫同豈能知聖人時措之宜哉 晉楚爭

先杜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

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杜狎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

只杜辭非歸其尸盟也杜尸主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

國固必有尸盟者杜小國主安正義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

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隄武伯曰然則曩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

耳之類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歛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為

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杜欲推

盟杜安衡案為本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杜蓋孔子壬午宋

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客一坐所尊故季孫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杜安衡案遙應蔡歸生晉

賢之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杜前盟諸大夫不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杜敢敵公禮也今

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

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左傳輯釋

卷之十六

三十八

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杜註祝陳馨香德足杜註副之故不愧杜註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杜註

尚上能歆神人杜註其歆享也使神享杜註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杜註

杜註五君謂文襄靈成景杜註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

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苟盈遂如楚泣盟杜註重結晉杜註楚之好杜註安衡案盈本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杜註自宋還杜註過鄭杜註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

子石從杜註段公孫段杜註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

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杜註詩以子展賦草蟲杜註草蟲詩召南曰

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杜註詩以子展賦草蟲杜註草蟲詩召南曰

武也不足以當之杜註辭君杜註伯有賦鶉之賁賁杜註鶉之賁賁詩鄘風

武也不足以當之杜註辭君杜註伯有賦鶉之賁賁杜註鶉之賁賁詩鄘風

人之所得聞也杜註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杜註子西賦黍苗之四

章杜註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杜註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武請受其卒章杜註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杜註安衡案遐遠也謂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杜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杜註趙孟曰吾子

之惠也杜註大叔喜於相遇杜註印段賦蟋蟀杜註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杜註能戒懼不荒杜註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杜註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杜註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

焉往杜註此桑扈詩卒章杜註安王念孫云匪即彼也衡案上匪毛詩作彼蓋匪彼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

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杜註言誣則鄭

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安正義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怒怒當自須掩

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賔榮註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為賔之榮

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此來之怨以為對賔之榮樂也王念孫云怨刺也言伯有志

誣其君於君享趙孟之時賦鴉之賁賁之詩公然譏刺之以為賔寵榮也廣雅譏諫

怨也諫通作刺論語陽貨篇詩可以怨鄭注曰怨謂刺上政衛案時鄭伯及趙孟鄭

六卿皆在焉故云公怨之賦詩比德所以榮賔也伯有志在讚趙孟事良君而不知

所以讚之乃言己君無良以影出晉君之良欲以為趙孟之榮故云以為賔榮也若

專以鄭伯為無良誦之賁主之前罪不旋踵伯有雖在妄亦必不為之故知其志在

美晉侯也杜以賦詩為賁榮淺矣唯怨故刺其能久乎幸而後亡杜言必先亡

故鄭注論語云怨謂刺上政非訓怨為刺也註先亡

安王念孫云杜以下文云子展其後亡者也故以後亡連讀謂伯有必徵天幸乃

註得後亡否則必先亡也不知此以而後二字連讀非以後亡二字連讀亡謂出

奔也言伯有幸而得亡不幸則為戮故上文云伯有將為戮也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

子之謂矣杜稔年也為三十安釋文稔而甚反衛案已甚也叔向不

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杜謂賦

則降曰我心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杜謂賦蟋蟀曰樂以安民不淫

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杜欲宋君稱

故謙言免安正義服虔云向戌自以上兵民不戰鬪自務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

死之邑也註杜以為為謙則向戌自以為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務其

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衛案此盟事體甚大及將歆噴有頰言若公與之

事破向戌之罪不容於死今也幸而成矣故曰免死之邑疏說是也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

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

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杜金木水火土也民

德也聖人以興杜謂湯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

誣道殺諸侯罪莫大焉安釋文殺必世反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

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殺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衛案此盟也曰晉

楚之從交相見季孫憂之至欲以魯視邾滕其疲弊諸侯可以見矣服本作弊訓罷

道弊二字連讀是也王董訓掩其義大凡惠棟訓斷則益失之又案陸云服王董並

作弊孔本則皆作殺矣蓋舊本作弊服讀為斃故云踣也一讀如字故云罷也王董

二傳皆謂

二傳皆謂

訓掩則皆讀為殺矣杜從王義後人遂改為殺耳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前而投

之

杜師之賞左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杜司城

左師曰我將

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杜詩鄭風

安釋文己

樂喜之謂乎

杜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

何以恤我我

其收之

杜逸詩恤憂也收取也

安陸榮云詩周頌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朱傳謂即此詩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誠以謚我誠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維刑之謚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古謚溢字通鄭氏訓為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為憂尤誤說文云誠嘉善也毛傳訓假為嘉義亦同段玉裁云莊子書以言其老血也陸德明云血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恤與謚血皆同部相假借衡案子罕罵向戌欲使之慎其後是嘉之也而向戌從之故君子引此詩以美之轉何為假訓為嘉恤訓慎於所引之義尤為深切益信唯古人善讀古書也

向戌之謂乎

杜善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

杜偏喪曰寡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

杜無咎棠公之子

與東郭偃

相崔氏

杜東郭偃

崔成有疾而廢之

杜疾有惡

安衡案以不立疆推之偃與無咎欲立明故

因微疾以黜成傳云有疾而廢之明其疾不足以廢其廢之出二人意也杜云有惡疾未達傳意也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

在宗主

杜宗邑宗廟所在

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

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

以告

杜夫子謂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杜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

之言

安釋文癸

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

家亂子何病焉

杜君謂齊莊公

崔之薄慶之厚也

杜崔敗則慶專權

日又告

杜成疆復告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

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

逃求入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

杜圍人養馬者寺人奄士

氏有福止余猶可

杜恐滅家禍不止其身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

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率甲以攻崔氏崔氏堞

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

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妻東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

之嬖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

墓開先人之家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

泣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

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

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莊公為

服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

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半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

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安陸祭云劉敞曰杜云

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頓置兩閏詭聽駭俗

非人情也周密曰杜所造長歷置閏疏數不齊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

此者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再閏采

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子常曰傳言司歷過也蓋指王朝歷官猶桓十七年傳云官

失之耳杜以為魯之司歷非也至哀十二年又注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

此亦謂魯自有歷實承劉歆之誤劉說見漢志其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亦謂

好事者為之竊謂周室雖衰豈遽廢頒歷之禮諸侯亦安敢輒為之魯歷既差史之

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

萬斯大云十一月乙亥朔與經差一月愚考上會宋傳五月有丙午六月有戊申戊

申止後丙午二日必是六月之朔也七月有戊寅必是七月之朔也七月去十一月

凡四月以月大小間數之七月朔戊寅則九月朔非丙子必丁丑矣十一月朔非丙

子必乙亥矣傳言是也又云辰在申再失閏則未敢信何則周十一月夏之九月也

若再失閏則為今七月然則二十八年之春乃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何遽以無冰

為災而即書乎杜氏無冰注曰前年知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

以無冰為災而書此不察傳文之失從而為之辭也善乎劉公是之言曰歷家求閏

得有乙亥若置兩閏而閏皆小則乙亥為十一月十日以此言之杜預置兩閏之說未可遽非焉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傳不言失閏而後世言歷者皆以為入食限則再失閏皆在其後矣蓋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當置閏而失之也萬謂歷家求閏餘易求交朔難遂以傳辰在申為妄言古歷置閏於歲終其法尤易知今四年間再不置閏恐無此理其言似可從矣然左氏以辰在申證食當在九月而釋之曰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此豈無由而言之哉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伏而後藝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當時司歷失閏之明證何獨疑於丘明之言哉

左傳輯釋卷十六終

